



传奇文学大观

传奇文学大观

(一)

白海珍 龚富忠 编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石家庄

传奇文学大观（一）

白海珍 龚富忠 编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 5.1875印张 104,000字 印数：1—100000 1987年1月第1版
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333 定价：0.80元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绝密：北进二号 | 周毅如 |
| 武陵怪客劫镖记 | 代云 方朔 |
| “珍珠港”疑案 | 彭 青 |
| 轰动日本的“赵氏遗产案” | 叶永烈 |

绝密：北进二号

周毅如

天，阴沉沉的。黑夜仿佛眷恋着一小时前，还绝对统治着的这片天空，不甘心悄然消逝，而愤愤地抛下大片大片的乌云。

黎明，还是不可抗拒地到来了。

这阴暗的早晨，古城临近市郊的街道上空空荡荡，显得格外的冷僻，再加上道旁破旧的房屋，更增添了几分凄凉。

这时，从岔道转出来一名军官。他身材适中，笔挺的军官服上罩着一件美式军用风衣，微微斜戴的大盖帽、敞开的风衣、标准的军人步伐、潇洒而英俊，手里提着黑公文包。

“六点十分。”匆匆而来的军官低头看看左腕上的阿米茄手表，嘴角上不禁泛出一丝笑意，心想：要是那位被人称“东北王”的保安司令长官知道自己的赠礼，竟然在为加速他所依赖的蒋家王朝覆灭而效力时，不知该作何感想？但这仅是一秒钟的闪念。另一个问题却紧紧地抓住他的心：时间紧迫，赶紧行动！

他微微抬起头，一双聪颖的眼睛在睫毛下闪出纯钢锋刃般的光芒。眼球里的缕缕血丝，不仅没能勾画出倦怠，反而显得精力充沛，坚毅过人。他略一观察，没发现有什么异样

的动静，便加快了步伐向前走。

康寿巷，这书写在巷口上端的三个隶书字又呈现在他跟前了。几年来，成千个日日夜夜，每时每刻都有危及生命的可能，磨砺了他的神经。外表的沉着自如与内心的紧张警觉，在他身上和谐地统一起来，谁能识破眼前这位人才出众，深受器重的上尉作战参谋赵彤，具有双重的身份？更无法知晓目前他承担着，对于在东北广大地区作战的敌我双方，都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使命！

昨晚深夜零点，他突然被作战处长白剑峰从床上喊醒，随即被送往司令部。事出意外，对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共产党员来说，他预感到将面临着重大的考验，便趁坐在吉普车内的十分钟路程中，反复思索，但也没能找到合理的答案……

更没想到的是，当他走进作战室的时候，等待他的竟是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十三太保之一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邓义民。

当白剑峰退出了作战室，并将门关上后，神态严肃的邓义民，把赵彤领到作战地图面前，异常扼要地把东北全区作战形势概括地说了一下。赵彤感到诧异的是这位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家，极端自负的高级军事将领，竟十分坦率地承认国民党军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形势下，而且是在自己——一个军阶低微的下级军官面前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共产党员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，重要的是冷静、沉着。赵彤面容严肃，耐心地等待着。

邓义民讲完作战形势后，让赵彤坐在他的对面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颇有感慨地谈到了赵彤的父亲，他的同学赵保中

在北伐及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经历，以及赵保中将军在抗日战场为国捐躯消息传来时，他的悲痛……

赵彤听着，立即意识到，这次深夜单独召见，绝非仅仅是这位司令长官萌发了怀旧的思绪，必然是有其重大目的。

果然，邓义民最终明确地告诉他，将派他于今日凌晨，乘飞机去南京，呈送名为“北进二号”的全区作战计划，面交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，转呈蒋介石。

这是何等重要的军事情报啊！赵彤回到自己的寓所后，彻夜不眠地偷阅及偷拍的全过程中，他完全明白了这份经历过严密思考，而又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作战计划，对于我军具有何等重大的价值！

现在这作战计划就在他手上，但已经是两份。一份“原封未动”地放在黑公文包内，一份却拍成了胶卷装在他贴身的口袋里。现在只要走进这条康寿巷，把那小小的胶卷交给邵云航同志。转瞬间，随着电波，我军总部将对此作战计划了如指掌了！赵彤怎能不兴奋呢！

康寿巷到了。赵彤略一思索，便走近巷口一家卖煎饼、小米粥的小铺前，掏出镀金烟盒，取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，然后再摸摸口袋，仿佛是忘了带火柴。

“老爷子，劳驾，借个火。”赵彤边说，边观察着巷内。

小铺里胡须花白的老人，瞥了他一眼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厌恶，默默地递给他一盒火柴。

赵彤接过，身子一侧，划着一根，用手护着点着了烟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已经看清了巷内的情景：一些住户已经开

了门，巷内出现了提着菜篮的家庭主妇、背着书包的学生。自己最为关注的十二号楼，楼上的窗户闭着，这意味着一切正常。

该进去了！赵彤将火柴还给老人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向巷内走去。

他刚走几步，突然一声惊叫，接着一阵玻璃、木头碎裂的声响中，只见一个身影从十二号楼楼上破窗而出，摔落在巷心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两声枪响。

“不准打枪！”有人狂吼着。

赵彤心知有变，急骤转身。就在这转身的一刹那间，他看到坠落巷心的人，挣扎地抬了抬身，又扑倒下去。虽然这人鲜血满面，但赵彤仍然看出了，是邵云航同志！他多想扑向前去，救护老邵，可是理智和铁的纪律命令他万万不可如此，务必赶紧离去！

赵彤飞快地向巷外走去，把人们的慌乱惊叫声抛在后面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巷内第一栋小楼楼上的窗后，有一双阴险的眼睛正在窥视着他的行动！

赵彤出了巷口，刚走上正街，就发现被人盯梢了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脚下加快了速度。他走到第一个街口，趁转弯之机，向后一瞥，不禁暗自心惊。因为他不仅看见身后的盯梢人，仍然距自己七八步；而且对面人行道上，显然还有一个“特”字号的人。

他边往前走，边在思索着对策。

街上的店铺几乎全是关闭着的，行人也甚少；可供利用的条件太差了，看来很难甩脱身后的一对“尾巴”了！



突然，赵彤听到身后有汽车驰来的声响，略一回头，见是一辆道奇带篷的大卡车，心里一转念，脚步便向人行道边跨去。此时，正好卡车飞快而来，他毫不迟疑，猛一耸身，跃上司机室门外的脚踏板，一手攀着摇开了玻璃窗的车门，一手用枪指着司机，厉声喝道：

“快！”

司机一惊，看了一眼乌黑的枪口，加大了油门。

两个盯梢人，一下消失了目标，惊慌失措，等他们意会过来的时候，狂喊着：

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但大道奇已远去了……

眼前的危机过去了，但已坐在司机身边的赵彤却更为不安：邵云航跳楼，无疑是落入敌手后，无法发出警告信号，只好在约定的时间，舍身以救。现在老邵生死未卜，单线联系中断，自己身上揣着的异常重要的情报，该怎么办呢？

“长官，你要上哪里去？”司机的问话打断了赵彤的思绪。

“上机场。”赵彤答了一声后，不禁又犹豫起来，从目前情况判断，无疑是危机四伏，要是采取撤离的办法，现在当然是个机会……

他沉吟了片刻，又想到自己打入敌军心脏，实非易事。一年多以来，作为敌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参谋，使我军总部对敌军行动，了如指掌。这样重要的岗位，岂能轻易放弃呢？从对老邵平日的了解，以及他临危不惧，舍身示警看来，他绝不会出卖自己。至于自己被盯梢，也有两种可能：一是敌人

已摸到自己的底细；另一种可能是因为自己这时出现在康寿巷，引起了敌人的怀疑……

不，不能轻易撤走！赵彤下了决心，因为他进一步想到，即使一走，“北进二号”的情报也无法传递给我军总部；而且自己的失踪，必然使敌人警觉起来，改变作战计划，即使情报能送达总部，也成了废纸一张。坚守岗位，最坏的结果，也无非一死而已！

当机立断，赵彤决定仍然执行敌人的命令，乘飞机去南京送“北进二号”作战计划，然后寻找机会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主意拿定后，他向前看了看，机场已经近在眼前了。

二

“赵彤——”

随着一声呼喊，从候机室外的台阶上，奔下来了一位姑娘。

赵彤眼里闪过一丝疑虑，但接着便微笑地迎了上去。

那姑娘兴奋地下了几级台阶，见赵彤迎上来，便站定了，用手抹了抹额前的散发，神情却变得端庄起来。她身材窈窕，穿一身白色连衣裙。垂至胸前的项链坠着一个极为精致的黑十字架。十字架上雕着的耶稣受难圣像，栩栩如生。再加上乌黑的秀发下，微微苍白而不施脂粉的面庞，一对眸子含着几分悒郁，颇有点象圣像画上的少女。

“白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赵彤仍是面带微笑。

“要不是爸爸告诉我，你还要不辞而别吧！”白薇轻轻

地说，稍有点责怪的意味。

“我是军人嘛！”赵彤也轻轻地解释一句。

“我希望世界上没有穿军装的才好呢！”白薇转身，和赵彤并肩向候机室走去。

“这不可能，起码几十年也不可能。”赵彤微笑着边走边说。

他俩步入候机室。一个英俊的青年军官和一个秀美姑娘并肩而来，颇为引人注目。

他俩避开了人们的目光，在候机室的一个角落里落座。

“时间还早吧？”白薇习惯地看看手腕，但由于走得匆忙，忘了戴表。

“还早。”赵彤应了一声，看看表，略一迟疑，又说，“才刚过六点。”其实手表的指针已指着六点半了。

两人俯着身子，小声交谈着。

白薇是情真意切地叮咛着；赵彤似乎也在倾听着，还不时点点头，或插上一句话。

其实，赵彤此时思绪纷纭，忧心忡忡，不过他很明白，这时特别需要冷静与沉着。

广播声响了，乘坐去南京班机的旅客，纷纷离座向入口处走去。

赵彤心里略为松快了一些，因为只要跨上飞机，周旋的余地就会大得多。

他起身向白薇告别。

白薇坚持要送他进入机场。

两人也随其他乘客进入机场。当他们快走到入口处时，突然广播声又响了。

“乘客们注意，准备乘机去南京的赵彤先生，请你到候机室门口，有人找你！”

赵彤心里一震，感到形势严峻，不加理睬是不行的。如果是暴露了，要乘机而去，也是办不到的……。但他最担心的还是贴身口袋里的胶卷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白薇困惑地站下，拉着赵彤的手。

赵彤摇摇头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从候机室的门外，匆匆走进了保安司令部的作战处长白剑峰。

“赵彤……”白剑峰头上冒着汗，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。

赵彤立正，敬礼，不动声色，只有一双眼睛，盯着白剑峰的脸。

“爸爸，怎么回事？”白薇跑过去问。

白剑峰边掏手帕擦汗，边向赵彤招手。

赵彤沉着地走了过来。

“走，上车再说。”白剑峰似乎十分烦恼地要他俩随之而去。

三人默默地走出了候机室。

台阶下一辆美式军用吉普在守候着，连火都没有熄。

白剑峰让赵彤与白薇先上车的后座，而自己则上了前座。

吉普车随即离开了机场。

赵彤默不做声，他不希望第一个开口。

白薇却忍耐不住了：“爸爸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白剑峰看了看驾车的上等兵，然后转过头来，看着赵

彤。

赵彤迎着他的目光，似乎十分坦然。

白剑峰却急躁起来：“见鬼，你怎么不问我，是什么事？”他盯着赵彤。

赵彤笑笑：“处座，我是军人，没有猜测上级的权力，我随时准备听从命令。”

白剑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赵彤、赵彤，你太年轻了！”颇为感叹地摇摇头。

白薇焦急地追问：“爸爸，究竟什么事？”

白剑峰思索了一下：“我问你，今天早上你到过哪里？”

赵彤抑制着自己内心的震动，仿佛毫不在意地答道：“我直接到机场的。”

白剑峰完全转过身来，一双眼睛死死盯住赵彤：“真的吗？六点廿分左右你在哪里？”

白薇抢先搭话：“他在候机室，跟我在一起啊！”

白剑峰一听，叫了起来：“妈的，这该死的吊死鬼！”他仿佛一下子，整个神经都松懈下来了。

赵彤心里的疑团，也一下解开了。白剑峰平日在背后不止一次骂司令部情报处长段继石做吊死鬼。段继石长得又瘦又长，小脑袋、尖下巴，鼠须下是一口大黄牙，的确有几分象吊死鬼。此人十分阴险狡诈，来司令部不到一年，但上上下下大都很讨厌他。想到这，赵彤心里沉甸甸的，无疑今早康寿巷邵云航同志被捕，自己被盯梢，全是这个军统特务一手操纵的！怎么办？

“处长，回司令部吗？”司机问。

“不，去司令官邸。”白剑峰搭了一句，转头又对白薇

说，“薇薇，你也一块儿去。”

白薇疑虑地：“我？”

“好在你和赵彤在一块，否则赵彤跳到黄河都洗不清！妈的，这该死的吊死鬼！”白剑峰又激动起来。

赵彤心里一亮，立即理出了个头绪。看来段继石是发现了自己去康寿巷，派人盯梢失败后，便立即报告了司令。司令就派白剑峰将自己追回。但是从对自己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，和白剑峰的口气看来：一种可能是段继石没有看清楚，不敢下断语；另一种可能是敌人之间看法不一致。

司令官邸越来越近了，另一个问题又在赵彤心里萦绕：为什么要到司令的官邸来呢？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下我六点廿分在什么地方吗？司令从来不喜欢在家里处理公事，尤其是关系到下级的问题，为什么这次却例外呢？是因为问题关系重大，还是有别的意图呢？

赵彤百思而不得一解，刚才略为松懈的神经，又紧张起来。他明白马上要面对的敌人，不是白剑峰之流，而是深谋远算、素以机智过人而著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！

三

赵彤与白剑峰父女三人在保安司令长官的客厅落座后，崔副官吩咐上茶后，便说：

“请稍候片刻，我去请司令。”

临出客厅门时，他瞥了赵彤一眼，眼神里闪着冷峻的光。

赵彤泰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，但越来越感觉到贴肉那小小的胶卷，硬硬的，心里象坠着沉重的铅块。

“没关系，有白薇作证，司令会明察的。”白剑峰看赵彤默不做声，便安慰着他。

赵彤笑笑。

白薇端坐着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赵彤看了白薇一眼。他清楚记得，一年前就在这豪华的客厅里，他第一次与白薇相识。

那是为了庆祝所谓“北进一号”作战计划取得了胜利，而召开的盛大的鸡尾酒会。

那时候的保安司令长官邓义民真可是踌躇满志，不可一世。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，勾结美帝国主义。由美第七舰队将大批蒋军运往东北。趁日军投降，苏军撤退，而我军主力尚未到达之机，他指挥包括全副美式装备的新一军、新六军在内的八个军，数十万人，攻打山海关，侵占绥中，进犯兴城、锦西、葫芦岛，占领锦州。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后，他又指挥蒋军侵占沈阳、本溪、四平、长春……为此他连连获得美国主子的赏识，蒋介石的嘉奖。

这个酒会既然是东北全区“太上皇”的庆典，权贵豪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献媚的大好时机，太太、小姐们更是要藉此争奇斗艳，无不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珠光宝气。

这种酒会，古今中外无一例外，实际上是一场名利的激烈角逐。

颇使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这样高规格的酒会上的风云人物，竟是年轻的赵彤。

赵彤官阶低微，本来没有资格出席酒会，但邓义民不仅

给他发出了邀请，而且拉着他的手，一一向达官权贵们介绍。“东北王”的特殊关切，无疑使人们对这小小的上尉参谋刮目相看。略知内情的人认为这是司令对亡友的追悼之情，有意识来提携赵彤，藉以收买人心。

白剑峰和有数几个高级将领，却知道此事并不尽然。因为赵彤一年多前从北平调来时，邓义民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。而是两个多月前，一次军事会议以后，邓义民才对赵彤格外的关注。

那次军事会议，虽然后来由于邓义民千方百计地遮盖而鲜为人知。但对这位国民党的著名的军事家来说，却是一场严重的教训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

邓义民根据可靠的军事情报，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师将于两日内进入古城以北地区，于是大胆设想，派他手下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最强的一个机械化加强师，乘我军调动的空隙，插入我军后方，然后南北夹击，以图歼灭之。

军事会议上，高级将领们无不为邓义民的设想而大唱赞歌，但邓义民却仍犹豫不决。

其时，赵彤以作战参谋身份，随白剑峰与会。他十分明白，这是敌人极其毒辣的一次军事行动，但如将这情报及时送交我军，却是一次极好的歼敌之机。问题是要促使邓义民下决心。他根据邓义民虽然生性多疑，但刚愎自用自视甚高，于是在邓义民随意问问有否不同意见时，便毅然起立，侃侃而谈，力陈孤军深入之弊。

赵彤的发言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参加会议的几乎全是师、军一级将领，小小上尉竟敢说话，已属猖狂斗胆；何况